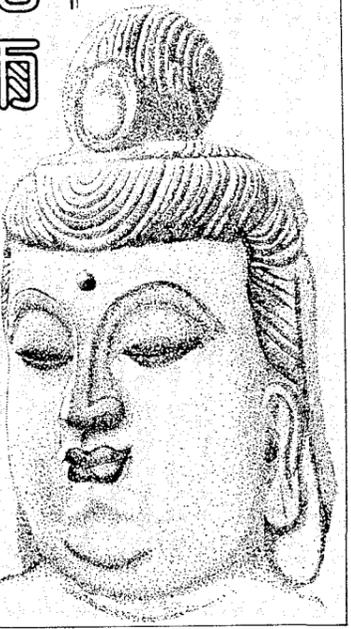


春風化雨



風格

悟師父開示

前幾天，我帶了幾位同修到淨律寺，恭請上道下海律師作香光寺結夏安居依止阿闍黎，事後與淨律寺住持照因法師談了一席話。

照因法師出家前是一位建築企業家，現在捨下塵緣，做一位老修行，發願要護持青年比丘僧，所以與建淨律寺提供一處青年僧伽安心辦道的場所。我向他請教有關僧伽教育的問題，我問法師，培養僧青年，要從什麼地方開始？法師肯定地回答：「戒行莊嚴」。

回程途中，我一直在思考——一個出家人是如何「戒行莊嚴」呢？除了攝律儀戒中消極的、不、不……外，還應涵蓋什麼呢？有句俚語：「人前看眼，人後看路」意思是說：別人了解我們，多是从你我舉手投足間去判斷——是某某家庭、某某學校、某某團體教養出來的，所以一個人是否「戒行莊嚴」絕不是用嘴說的，也不是懂得一些戒相條文就可以，而是要從戒文的持守，活出自己來；威儀、舉止是我們給人直接感受的第一印象，而這正是別人認識你的基本資料，可以代表個人不同於別人的特殊形象和風格。

以諸位同修為例，未進山門前是一位社會青年，一旦出家，志向轉移，對世間追尋的重新定位，願力的秉持，已是代表佛教的僧伽，自然會重新思考相對於佛陀戒律的精神以及行者的心境、涵養與行止，藉此依於「法」的準則，慢慢修正調整，使自己的身、口、意三業

能與佛法根本精神相契，經由不斷地自我塑造及洗鍊，方成為佛門真正的「法器」。

我讀佛學院時，院長白公老人曾講過一個故事——在他住的大陸叢林，有一個老禪和子，非常地精進，怎麼精進法呢？他一天難得說上半句話，但只要早晚殿的時間一到，每個上殿的人都可以看到他已經昂然地站在自己的蒲團前，等待課誦。就這樣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到後來，人們每走過大殿都習慣性地向他的蒲團望過去，而他堅毅的身影儼然浮現，這是一位禪和子的形象，無庸任何語言，而是透過具體微細的行動，來說明自己不退轉的道心，塑造個人的風格，同時也影響了周遭的人。一個人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就要刻意涵養其心地、志向，才能培養出預期的風格。

所以，風格不是標新立異，講究個人主義，不是趕新潮、求時髦，也不是你說要有風格就有風格，感人的風範是踐履出來的，是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活出不平凡的堅毅來，這位禪和子如此，祖師大德也是如此。我們讀中日佛教史時，對明末清初遠渡日本弘法的隱元禪師，印象一定最深刻，隱元和尚是福州黃蘗山萬福寺住持，明末清兵入關，到處兵荒馬亂，隱元和尚不得已率少數弟子，到濱海地區結茅避難。當時日本長崎與福壽寺法師，景仰和尚高蹈的德行，向德川幕府大將軍光圀建議迎請和尚赴日弘法，光圀將軍本來就對中國文化非常仰慕，於是派遣逸然法師到中國來迎請和尚。

經不起二人懇切熱忱的邀請，隱元和尚終於帶領二位弟子東渡日本，在與福壽寺及崇福寺大開法筵。

當時日本禪宗已衰微數百年，法壇缺乏巨匠，而各禪寺默守成規，僅作形式應付，未有深入潛修，於是隱元和尚率著弟子潛心進修，除法事外，不出寺門一步。數年下來，果然造就了許多禪門龍象。

大將軍光圀深受和尚的德行感動，於是贈了一大塊山地與隱元和尚建寺弘法，即今日位於日本京都府宇治縣的黃蘗宗大本山——萬福寺。寺院落成之後，隱元和尚便著手制定清規，一切制度皆沿中國黃蘗山唐宋舊制，日本真正禪宗叢林得以再度重現！

直到現在日本黃蘗宗後代子孫，仍然持守著老和尚手訂的黃蘗清規——早晚課誦是站立著，法器、唱念、衣著皆是隱元和尚教示的樣子，唱念的內容和我們一樣，發音是漢音，而且每位僧眾都要學習中國字，乃至飲食——普茶料理、文具、器皿都是中國式的風格……老和尚將大陸叢林的一切生活習慣，帶到了日本國土，而且這套文化，在他圓寂了三百多年後的今天，依然保存在萬福寺裏，成為寺裏每一位日本出家眾遵行的軌則。

當我現在萬福寺見到這些景象時，一股激動油然而生，這些食、衣、住、行及所用的物品背後隱藏了多少語言，如果不是老和尚願力、心力、行力的啟發，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流裏產生撞擊仍被延續下來，這些風格終將因歲月的侵蝕而消失；今天我們也不可能再在異國的泥土裏見到老和尚的遺風！

所以「戒行莊嚴」呈現在哪裏？行者要學習什麼典型？需要大家時時從內心、從古德、現代人，一切周遭的事物中去挖掘，去思惟及咀嚼。

（上接第三版）

豐足感。

那麽，誰是窮人呢？是路邊伸著碗的乞丐？是一家家翻垃圾桶找破銅爛鐵換少許錢維持生活的人？還是身上穿戴巴黎最新流行的服飾，却直抱怨沒有衣服可穿的人？真正的貧窮是已經擁有許多，却還貪求無厭。如果我們仍可以把自己擁有的東西，不論多少與別人分享，這就是富足。

生活周遭，常可聽到：「我需要……」「我缺少……」「如果我有××該多好」却很少有人這麼想：我可以給些什麼？且在別人需要時，高高興興地布施出來，能夠這樣，我們的人生必定非常豐足，同時，由於有了充足感，身心會覺得安然、自在，因為，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，我是歡喜地在每一個適當的機會下，提供別人需要的布施者，不是那些伸著手等著別人施予的人啊！

要過一個自在的生活，「喜捨」是不可少的。佛經中有句話：「菩薩恒常歡喜，因他恒常布施。」確實，當一個人布施的時候，他所施出去的，不只是對方所

要的東西而已，更捨去了自己內心的吝嗇、猶豫、自我保護等障礙心理健康的一切煩惱，把心靈從閉塞、防衛轉為開放、接受，這猶如從牢獄中獲得釋放，怎能不歡喜呢？

（四）誠摯懇切

誠摯懇切指的是人際之間，彼此坦誠、體諒地互相對待。這原是人類的本然，但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或由上一代的教育，或由自身的經驗使然，漸漸把自己加了一層層的保護膜。

從尊重別人開始

許多信眾常抱怨：「我婆婆老是唸我……，要不是她老了，不和她計較，我早就……」或說：「做人實在辛苦，碰到這樣的先生，偏偏孩子也不聽話！」可見，怨言多出於對自己的保護和對別人的不了解，特別是夫妻、兒女、公婆……愈親密的人，愈容易發生，雖然沒有人喜歡衝突、爭吵，但要求真正避免，還必須從心態改變做起，怎麼做呢？

首先，是肯定一切人都和自己一樣：有血、有肉、有個性，有其存在價值、尊嚴，也有他個

別的需求，碰到不如意的情況，也一樣會煩惱、發脾氣，總括一句，人總是希望被尊重的。所以，要求他人尊敬前，先學著尊敬別人。

耐心地回應

其次要耐心、坦誠地溝通與回應，不管對方用什麼方式來表達，是歡喜、是憤怒、是笑著臉或跳著腳，我們總要冷靜想辦法瞭解他真正的心意，不被外相所左右；而對自己的感受及需要，也要坦然，試著用對方能了解、接受的方式傳遞出去，讓彼此理智、客觀地交流，並因這些交流，促進相互的認識及思想上的激盪、提昇。當你的思想有了出路，意見被重視時，人與人間真誠的信賴、提攜就不難建立。

轉逆境自我語言

然而，仔細想想，方才我們所談的內容，就各位的經驗來說，恐怕還是相當地理想，如何讓現實和理想相配合，中間須有一段努力的過程，在此，有幾個處理挫折很有效的自我語言，大家不妨試試：「既然我可以對他不高興，為什麼他不能惱我？可見我有需要檢討的地方。」「沒有

人喜歡惡臉對人，他現在會這樣，一定是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待他平靜些，再和他談。」「雖然孩子不想聽，教育他却是我的責任，究竟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他歡喜接受呢？」……總之，達到逆境的逃避、防衛、對立為積極的開放、體諒、自我反省的解決問題的態度。若能如此，你就不被外境所轉的自在者了！

● 剋期取證

以上，是佛法中達成自在生活的一些觀念及四項方法，大家不妨以「剋期取證」四個字來鼓勵自己，也就是為自己訂一個期限、安排計劃，並在生活中將這些方法一一實踐。只要大家誠意踐行，相信功效很快會出現，但就是一般情況來說，大多數的人轉心念、改習慣，確實比出家師父們難，因為師父們每天除了共修，還有定課，而且隨時都有菩薩的加被、提醒，所以如果諸位在每天的作息中，能抽個半小時靜坐、誦經、念佛或觀察自己的念頭起伏……，自然心力會增強，決心會更堅定，精神會更飽滿，自在的心靈，悠閒的人生就會在各位身上印證出來。

傳尼山混州蘇唐

譯承見

崇行錄

晨曦初透山嶺，越過樹林，照耀山間曲折的小徑，草叢間、葉脈上的露珠兒，正煥發出瑩瑩的光芒，吱吱喳喳……是枝頭的小鳥快樂的在晨光中對唱著，好迎接遠道而來朝山、禮拜的佛子。小路的盡頭，漸漸地傳來若隱若現……又又又的木魚聲，還和著誦經聲，隨著山風飄送在混山間，日復一日如甘露般灑落眾生的心靈。

「……或以歡喜，歌頌頌佛德，乃至一小音，皆已成佛道……」原來在混山的佛寺裏住了一位不知名的尼師，自小出家，在師父的引導下，過著嚴謹的修行生活，每日晨昏，必誦法華經各一部，以為定課，雖經二十多年，未曾懈怠、荒廢。也是尼師心繫道上，勤求精進的功德力所致吧！法師容貌生得異常端莊、安詳，如蓮華般的皎潔清麗，每一位見過的人，無不從內心發出一份仰慕與崇敬，每遇有人向他請求佛法，即以他受持法華經的心得為對方開示，聞者莫不歡喜信

受，也因此，「混山尼」的嘉言懿行被蘇州城遠近的人們傳誦著。

永昌元年，蘇州縣有位錄事官姓朱，耳聞混山尼師的聲名，竟心懷不軌地萌生邪念，屢屢施加尼師輕薄無禮的言行，然而尼師志意貞堅、行止清雅，一絲不苟的向道心，堅決不從。竟觸怒了錄事官，因此製造事端來騷擾佛寺並所有大眾，當大眾們正憂愁焦慮著，不知用什麼方法可以除去這突來的橫逆、禍害，此時，持誦法華經的混山尼師，挺身而出對大家說：「法華經是無上珍妙寶典，是諸天鬼神，所共同護衛奉持的一部經典，在經文中，佛陀一再的告訴我們：『若有受持是經典者，我當守護，除其災患，令得安穩，使無何求，得其便者。』為什麼如今沒有一點靈驗呢？」說完，就沐浴、更換淨衣，走入佛殿，上香，以虔誠的心向佛菩薩發願、哀祈……

不數日，錄事官又捏造理由，來寺投宿。在三更半夜，竟心懷不軌地，往尼師寮房闖去。走沒幾步，忽然感覺下半身酸痛不已，男根驟然掉落，同時，汗流浹背，身上也長出許多癩瘡，眉毛、鬚髮瞬息間一一脫落。在極度的痛苦下，錄事官這才恍然覺悟，喃喃自語：「莫非這就是惡報？」心中生大恐怖，本來狂暴淫亂的心思，也頓時消歇，返頭狼狽地逃遁而去。回家後，雖然他萬分悲傷、悔恨，日復一日地，但所受的損傷、苦痛一直的折騰到他離開人間。

經過這件事以後，尼師深切地體悟到：一念精誠，以清淨心、虔誠心受持佛法，終必能感召龍天護法，把魔鬼災難障礙一一的剷除，同時，也更印證了諸佛菩薩的甚深智慧，真實不虛，其威神之力確實不是迷執的眾生所可以想像和揣測，因此，尼師的志節益加堅毅，行願也愈為懇切——盡形壽持誦法華經，奉行如來的教法，不曾稍懈。